

小小小说

灯头

□蔡楠



马本斋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延安，见到毛主席。而今，愿望终于要实现了。这天，冀鲁豫军区杨得志司令员将党中央的电文交到了马本斋的手中。冀中回民支队马本斋同志：党中央问候你和全体指战员。你们以大智大勇，驰骋于华北平原，取得了卓著战绩。为了消灭西北五马匪，党中央决定，命你部速来延安，接受重任……

他念着电文，如沐春风，已见消瘦的脸上泛起了大团大团的红晕。他又一次哼起了那首他最喜爱的歌：山头月儿明，沙河水流涌，谁愿受这奴隶的命，谁愿当强盗横行。我们在这儿生长，在这儿健壮，几百代了……而今我们要去远行——

他在离开家乡去口外谋生时就是唱着这首歌走的；他在离开东北军刘珍年师长解甲归田的时候就是唱着这首歌走的；他在离开冀中根据地来到冀鲁豫边区也是唱着这首歌来的。而今他又唱起了这首歌。后面的一句是他自己加的。本来他还要加上几句的，但是他觉得从脖颈到后脑勺的部位突然疼了一下。他没在意，就想站起来，这时候又疼了一下，是钻心的那种疼。他一下子就跌在了床上，头撞到了墙。他大喊一声，小金——警卫员小金跑进来了，扶起了他，司令员，你——药！马本斋嘴里吹出了一口气。

小金觉得这气里有了燥热的成分。他连忙从急救包里拿出了一小瓶药膏，跳上床，摘下马本斋的军帽，他就看到了后脖颈那个疮已经被撞破了，一股脓水流了出来。他大嚷，司令，破了，这土医生的药膏不管用，去后方医院看看吧——

马本斋制止了小金，拿过小瓶来，用手指插出来一小块药膏，自己抹上了。然后站起来，扎上腰带，戴上军帽，将手伸了过来。司令这是要枪。每次司令一伸手，小金就赶紧将枪从墙上摘下来，快速地递过去。而这次，小金没动。他说，司令，去医院吧？要不我去叫军医！

马本斋一拍桌子，大声喊道，胡闹，去什么医院？喊什么军医？不就是一个小疙瘩吗？谁家还不长个小疙瘩？这样喊着，他自己取了枪，踉踉跄跄跑到了院里，走，咱们去找政委，通知大队以上的干部来司令部开会，我要亲自把这好消息传达到大队长这一层！

还没走出司令部的院门，马本斋就摔倒了，小金听到了他高大的身躯倒地的沉重声音。

几天里，马本斋一直高烧昏迷着。其实，他脖颈上长的不是普通的小疙瘩，是特别厉害的对口疮，必须动手术。

杨得志司令来看望马本斋了。他还带来了冀鲁豫军区的指示：命马本斋去军区后方医院治疗。

不能去延安了。不能去见毛主席了。马本斋放飞的心又回到了体内。病魔收回了他的心，也折断了他的飞翔的翅膀。他只能在病床上想象毛主席的样子，想象着延安的样子了。

杨司令带领同志们去延安了。李医生、杨护士和妻子孙淑芳一起留下来照顾马本斋。同时留下的还有一个连的战士，他们护送马本斋去后方医院。

马本斋在颠簸中醒来，他看着身前后有这么多的战士围着他，护送他。他命令担架停了下来，大声喊道，去，叫你们连长，叫你们连长来！

连长来到了马本斋的担架前。马本斋说，我只是一个病人，一个普通的病人，不要用这么多的人护送！你们立刻去追赶部队，给我留下一个班就行了。

连长说，马司令，这是杨司令的命令！

马本斋说，你追上杨司令，就说是我让你归队的，到延安替我多杀几个敌人吧！

连长只得留下一个班，含泪敬礼，带着其余的人踏雪追赶队伍去了。

来到冀鲁豫后方医院，动了手术，马本斋的病情还是不见好转。夜深了，昏迷几日的马本斋醒来了。妻子淑芳赶紧端过一碗水去。他喝了两口水，望着屋里的油灯，皱了皱眉。

淑芳问，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马本斋喘了几口，想说话却没说出来。淑芳将耳朵凑上前去，听到了马本斋的喃喃细语，淑芳啊，现在根据地灾荒这么重，群众非常苦……

淑芳说，你也够苦了，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了。

马本斋摇摇头，我说的不是这个。我是说油这么贵，不应让灯头这么大。这是浪费啊！咱们是养病的，能替公家节省……节省一分，就是对边区人民的负担减轻了一份。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

淑芳拿起一根树枝，慢慢地将灯头拨到了最小。

病房里暗了下来，马本斋睡过去了。

桌上，灯头如豆，眨了几下眼，不甘心地灭了。

饭煮青泥坊底芹

□李冬梅

大寒藏在二十四节气的最后，已经是快要过年了。天气照例是冷的，即使没有风，也不愿意离开热炕，每天瑟缩在房间里，就琢磨个吃。可是，天寒地冻的，有什么菜好吃呢。

芹菜，母亲擅长做芹菜。从菜窖里拿出细沙养着的芹菜，依然青枝绿叶。母亲把它们一根一根掰下来，择掉叶子，放到一旁。我们村人吃芹菜，只取茎。母亲则要细心些，根据在手里，削去粗糙外皮，和茎一起放在菜板上，切成寸段，再加上胡萝卜丁，偶尔也会加煮好的花生米，撒盐，拌好，做成小菜。喝稀粥的时候，盛出一小碗，淋点香油，又

咸又香，是下饭的好菜。芹菜根滋味更足，嚼起来温厚，每次我都率先把它刨出来吃掉。

我们吃的是早芹。近年西芹多起来，更脆更嫩，还有扎成一小把卖得略贵的香芹，这个倒是连叶子也不用弃。

我的老家在渔村，海上出产的鱼虾螃蟹就不说了，还有各种不同的贝类，海螺、蛏、黄蛤、猫眼儿、扇贝……要说炒着吃，那些贝类最好的搭档就是芹菜。口感可不是一般的好。

芹菜是平民食品，价廉物美。不过，因为它独特的香味，有些人爱之成癖，有些人却敬而远之。《列子·杨朱》中说到一件事。有一个人，觉得胡豆味道好，艾蒿苍耳和水芹味道甜，把它们推荐给乡绅，那人果然取来尝，结果嘴被蜇了一样难受，勉强咽下，肚子里也不舒服。大家都嘲笑埋怨他以恶物为美食，令他觉得羞愧。后来，“芹献”“芹敬”“芹惠”就成了谦词，用来对人谦称自己赠与旁人的东西不好，仅仅是为了表示微薄的情意。

某一日，朋友给我打电话说，做了小菜，装了一罐子要送过来。她就那么提着菜，坐着公交车辗转半座城市，送到了我手里，仍然是芹菜胡萝卜。她知道我的懒散，喜欢吃却不愿做。知道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总是白米粥，知道我吃面的时候，也愿意拌成菜。她一定不知道“芹惠”这样的词，但是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些小事情理藏着的情意与感动，像这扰攘红尘中芹菜的硬茎一样，戳立着绿色的水灵美好。

《龙城录》里有一则关于李世民和魏征的故事，提到魏征喜欢

醋芹。醋芹是唐代一道佐酒下饭的普通菜肴，把芹菜发酵之后，调以五味烹制成汤菜。不是什么名贵菜肴，据说现在陕西人仍在食用。

关于芹菜，我记得更清晰的是一首小诗。明代陈继儒写的：“春水渐宽，青青者芹。君且留此，弹余素琴。”古人也真是优雅，挽留客人的是春水以及青青芹菜，和对春水中一片绿色悠悠响起的琴声。《诗经》中说，思乐泮水，薄采其芹。鲁侯戾止，言观其旂。泮水给人真愉快，来此采摘水芹菜。泮水上的水芹菜未必比其他地方的更好，鲁侯来了，便不同起来。

芹的美，恰在于这雅也雅得，俗也俗得，阳春白雪也担得起，下里巴人铺覆以火气缭绕也不恼。以我这粗手笨脚，会做的菜不多，竟有好几个与芹有关的菜，只要想做，只要天底下的芹菜没有绝收，随时可以做。芹菜香干、芹菜土豆，都是我的家常。除此，我做芹菜馅饺子最拿手。肉馅拌好，芹菜拍平切碎，油总还是多一些更好，芹菜粗枝大叶，多些油，可以让它的烈性贴膜很多，口感更爽脆。

爱着芹菜的人，当然不止我。杜甫的一句“饭煮青泥坊底芹”，就大大夸赞了青泥坊这个地方的芹菜。为芹写的诗，“美芹由来知野人”，也出自他的笔端。山野之人，无甚珍贵的礼品，所能捧出来的，无非一份郑重心意。倒是一直特立独行清高孤傲的倪瓒，留下了“香芹浑满涧”的话。如果他画笔一动，把目中所见挪到纸上绢上，一定肆意张扬得无以复加。

他还记得中考结束那年，父亲回家探亲时，进得家门第三天就嫌弃他的怠慢、柔弱、优柔寡断与吃饭慢，决定带他去骑行川藏线。

身为军人，父亲说干就干，立刻买了一辆新的山地车、折叠式帐篷、迷你压力锅，还有冲锋衣等，并马上带他进行适应性训练，每天骑行50公里。

当时，他很不乐意父亲这般干预他的生活，中考好不容易结束了，不是应该躺在沙发上紧握手柄吗？他好几天幻想着自己在父亲面前爆发。然而，不知为什么，一到父亲面前，他就像新兵见到了连长，满腹的委屈都咽了回去。

母亲看着不忍，说儿子还没有完全发育好，他身体瘦高，穿着冲锋衣顶风上坡时像一只翼状大鸟，“你就不担心他路上生病吗？”

父亲淡淡地说：“我不想他长大后经不起磋磨，这会害了他自己。”

母亲不说了，只是给父亲的行囊中硬塞了几条巧克力和六支防晒霜。

那场砾砾风雨和暴晒的骑行中，父子间起过什么争执，他已经忘了。他记得的，是父亲满是老茧的大手，一手死死地摁住他的脑瓜，一手帮他涂防晒霜的场景；是父亲把方便面底下卧着的茶叶蛋，硬塞到他碗里的场景；是高原上的冰雹降临时，父亲不容分说把唯一的不锈钢脸盆顶在他头上

的场景……是的，他是靠什么样的信念撑下来的？可能，支撑他的是父亲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些许轻蔑与失望吧。父亲跟沿途的修车铺老板、小饭馆伙计、小旅馆老板表达了同一个意思：这小子，百无一用是书生，老刘家的精神气，恐怕要断。我拉他出来，就是想练一练他的精神气。

他一直不服父亲给他贴的标签：书生怎么就百无一用了？老刘家的精神气，为什么由你说了算，而不是由我说了算？等着吧，总有一天，我的筋骨会结实，我的目光会锐利，我会修山地车，会在强风中搭帐篷，会看北斗七星寻找方向，我将会比你更耐压、更有眼光。

为此，他在骑行的后半段路上目光如炬，沉默是金，连父亲给他挑破脚上的水泡，并给膝盖敷上膏药时，他都咬着牙一声不吭。他看到，父亲脸上深不见底的威严裂开了口子，一丝战栗掠过他的腿帮肌肉。就在他心里怒吼“不要你心疼”时，那条口子已经倏然合拢，父亲掉头而去，丝毫不带感情地说：“熄灯睡觉，明天6点30分开始骑行，咱们要躲过下午3点以后的雷暴。”

他最终和他沧桑满面的自行车，一同见到了布达拉宫。呼吸着高原上稀薄的空气，仰望那耸立在高天薄云之下的神圣殿堂。一瞬间，他的眼泪就流了一脸。他意识到，他的少年时代提前结束了，而这一切，都是拜神色坚毅的父亲所赐，他不知道是

父亲的荒野课堂

□明前茶

应该感激他还是怨恨他。

十年后，他成为一名博士生，在分子实验室里，师兄弟们一边做着对比实验，一边聊起“父亲的课堂”。他发现，大部分都市男生都在成长的某一刻，受到父亲毫不留情地敲打。可能，相比母亲那种柔软包容的管教方式，父亲的教育都是粗粝的、砾人的、毫不留情的，可到了男生成年后，回过头来看，这种严厉的课堂，却是为他们结实实补了一次钙，让他们从精神到身体上，都强健了起来。



山林间（国画）

马华斌作

那年，我带着弟弟去上学

□周彩霞

一排红砖瓦房，一堵斑驳的院墙，一棵茂盛的杏树，我带着弟弟在树下看蚂蚁、玩树叶。多少个不眠之夜，我总是忆起这个画面。

胖胖的身材，和蔼的笑容，甜甜的杏子。多少次回望童年，我总是想起她——王老师。

如果不是她，也许我没机会去上学。

王老师是我的一个邻居，她对别人特别友善，小朋友也喜欢去她家院子里玩。每次，她总是热情地摘杏儿、桃子给我们吃。有时候，母亲干活回来去找我，也会和王老师闲聊几句。当王老师问及为什么我没上学时，母亲总是一脸愁容，用手摸着我的头说：“这孩子和我一样，命苦。”

一个雨天，我带着弟弟在学校门口的树下玩。母亲看到我们俩一身湿淋淋的，又心疼又生气，捡起树枝就要打我。这一幕正好被王老师看到，她劝了母亲几句。几天后，王老师来到我家，

和父母聊了很久。终于，母亲带着借来的钱送我去上学了。因为王老师同意，我带着弟弟去上学。

那时的教室是两人一张桌子，一条长凳，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坐。王老师让我带弟弟坐在教室后面靠门口的位置。

有时，弟弟在高凳子上坐久了不舒服，扭着身体要下来。我把长凳子竖着放，让他坐前面，假装带他玩骑马的游戏，抱着他继续学习。有时，弟弟困了就会趴在桌子上睡觉，那时是我最难得的学习时间。

王老师的课时常被弟弟的哭声打断，每次我都既慌张又害怕。但我从未见到王老师生气。她总会温和地对我摆摆手说：“彩霞，你去哄哄弟弟。”于是，我就带着弟弟来到教室外面的围墙下。

围墙的后面就是王老师的家，她家种了很多果树。有一棵杏树，枝叶伸展到校园里。夏天，地上偶尔会有几个掉

落的杏子，被我们踩烂后，苍蝇或蚂蚁在上面觅食，我和弟弟拿着树枝去逗蚂蚁。秋天，院墙下有很多落叶，我和弟弟去捡树叶，按照不同的颜色分成一堆一堆的。有时候我们会抓起一把树叶，往对方身上撒，玩下雨的游戏。就这样，我带着弟弟上完了学前班。

二年级时，王老师退休去县城生活了。

转眼间到了五年级，没想到王老师的女儿成了我的老师，她带我去县里参加优秀少先队员表彰活动，很幸运见到了王老师。

那是我最后一次见王老师。幸福的一生被童年治愈，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。

王老师的出现，让我灰色的童年多了一丝明亮。是她，给了我美丽的岁月；是她，给我无望的童年送来一束生命的阳光。于是，我逐光而行，也成了老师。

每次回老家，一定会经过王老师家的老宅。那棵杏树还在吗？

与其说想念一种农作物，倒不如说是想念我们馋嘴的童年。当敲下标题时，童年的炒麻籽，咕噜噜滚动一缕醇香，撞开了记忆之门。那一片青纱帐似的麻子林，纠缠其间的蓬草，葱茏的绿、安静的绿，便一点点洒开，温暖了这个远离乡村的初冬。

令我们舌尖惦记了多年的作物，叫麻子，学名苘麻。植株形似芝麻开花节节高，籽实宛如绿豆大小，灰褐色。诗经《豳风·七月》曰：“七月食瓜，八月断壶。九月叔苴，采荼薪樗，食我农夫。”诗经里的时序是紧凑的，七月吃瓜，八月摘葫芦，九月收割麻子，靠劳作养活的人最心安。祖父深谙农事，说麻子自带香气，种进去数日内须常驱雀，青苗长出方安心。又说叶片满布就可锄地，待麻子长高容易伤到麻枝。

夏天的麻有丈余高，碧绿苍翠，俨然青纱帐。绿叶像一把巨大的手掌岔开五指，枝干繁茂，顶端生一串串绿色的小花苞，盛开着淡黄色，碎米粒大小，不抢眼，黄色的花穗密密匝匝在风中摇曳多姿。夏季深处，麻籽灌浆饱满。大人们督促孩子提了柠条筐去捋麻叶喂猪。彼时，麻子林成了孩子的天然乐园。我躲在青纱帐里，对小伙伴的呼唤置若罔闻，轻嗅麻叶好闻的清香味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有大胆的蚂蚁趁机爬到鼻尖上，一阵风吹过，一朵黄花簌簌落下，仿佛一枚胸针别到了衣襟上。东坡诗云：“麻叶层层荷叶



苘麻生蓬中

□任静

中秋前后，麻子就成熟了，绿中透黄，有一种饱满的色泽。此时，打猪草的孩子愈发爱往麻子林里凑，挑选沉甸甸的一枝，捏到手里轻轻揉搓，麻子暗褐色的果实就滚动在温暖的手心里，拈起一颗含在嘴里，滋味醇厚，口舌生津。这段时间麻子更需格外关照，因为太香，风来啄一

嘴，雀来啄一嘴，秋天的风和雀都知味，常常瞅人不注意下嘴猛啄。大人在地里扎了稻草人，披着蓝色或红色的旧衣衫，两条袖子随风摆动，恍若男人女人在地里不停地挥舞着手臂赶雀，倒真的把雀儿们给唬住了。

收获的麻籽外壳薄脆，肉质香，可用于榨油，炒熟味道尤香。出清油那日，舀进半锅麻汤，放上炒好的葱、姜、蒜，烧开下小米、干菜叶和旗花面，煮得黏稠喷香，香气四溢。出完油的麻渣过滤后，裹成麻渣糕，蘸着葱油腌韭菜吃，滋味鲜美，软糯可口。打了麻子，麻秆就这沤麻

了。男人们将麻秆打成捆，放在水坑里沤。浸泡数日，再将皮剥下，即成麻，可制绳索。我家种麻子那年月，老外公尚健在，经常坐在灶间剥麻线。“嗤嗤”的剥麻声在寂静的夜空回荡。他的黑色对襟棉袄上落了一层灰褐色的麻纤。母亲在灯下捻麻，挽起裤腿搓细麻绳，用来纳豆盖帘，给一家老小做鞋穿，一豆灯火明灭闪烁，嘶嘶的纳鞋底声常伴我们进入梦乡。今夜，恍然又闻麻叶清香，小小的麻籽咕噜噜滚过似水流年，被我们弃置了多年的故园，那蓬草中的麻子，与土地及阳光合成的温暖，系在一根根悠长的麻绳上，一双双结实的布鞋上，我们脚下仿佛踩着祥云，走过泱泱四季，终究是走不出那一缕麻线牵系。